

Agatha
Christie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
“波洛”系列

葬礼之后

After The Funeral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叶然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葬礼之后

After The Funeral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叶然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7-4630

Agatha Christie

AFTER THE FUNERAL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
After The Funeral © 1953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
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
葬礼之后(英文版) AGATHA CHRISTIE® POIROT® © 2009
Agatha Christie Limited (a Chorion company)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葬礼之后/(英)克里斯蒂(Christie, A.)著;丁叶然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(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“波洛”系列)
ISBN 978-7-02-007361-0

I. 葬… II. ①克… ②丁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59142 号

责任编辑:吴继珍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葬礼之后

Zang Li Zhi Hou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丁叶然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1

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

ISBN 978-7-02-007361-0

全套定价 680.00 元(全 32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 部剧本,以及 6 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作

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 50 年,共出版 70 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 Alibi 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 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 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 年,她以 85 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 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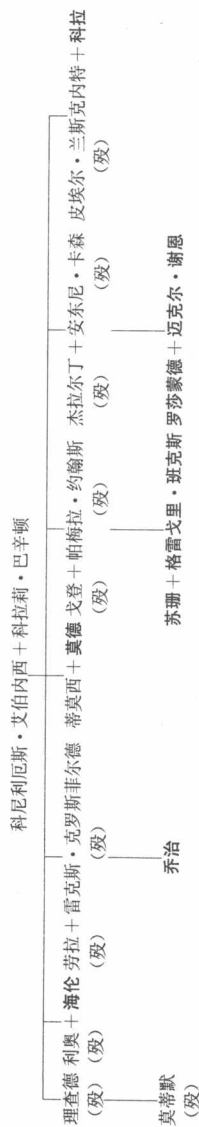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 年 5 月

献给詹姆斯

纪念在阿布尼度过的美好时光



艾伯内西家族

(粗体字表示出席理查德·艾伯内西葬礼者)

第一章

1

老兰斯科姆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拉起百叶窗，并不时地眯紧浑浊湿润的双眼，注视着窗外。

他们很快就会从葬礼上回来。他拖曳的脚步加快了些。窗户实在太多了。

恩德比庄园是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大宅院。每个房间的窗帘都是华丽的锦缎或天鹅绒，但颜色已褪。部分墙壁上也挂着褪色的丝绸。来到绿色调的客厅，这位老管家瞥了一眼壁炉上方科尼利厄斯·艾伯内西的画像。恩德比庄园就是为他建造的。科尼利厄斯·艾伯内西棕色的胡须咄咄逼人地向前伸出，一只手放在一个地球仪上。这究竟是出于他自己的要求，还是画家某种象征意味的表现手法，无人知道。

真是一位相貌强悍的绅士，老兰斯科姆总是这样想；他很高兴自己和这人从未有过接触。理查德先生才是他

的主人。一个好主人，理查德先生。虽然医生照料了他一小段时间，但他还是猝然离世了。唉，年轻的莫蒂默先生的死给主人的打击太大，他没能从中恢复过来。老人一面摇头，一面匆忙穿过通往“白闺厅”的门。太可怕了，真是一场灾难。这样一个优秀、正直的年轻绅士，身体那么强壮、健康。你绝对想不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。可怜，真是太可怜了。还有，戈登先生又死在战场上。不幸的事一件接一件。如今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这让主人太难以承受了。在一个星期前，他还是好好的呢。

白闺厅里的第三扇百叶窗竟然拉不上去。它伸上去一点，却卡住不动了。弹簧不行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这些百叶窗太旧了，就像房子里其他的東西一样。如今你找不到人来修理这些旧东西。太老式啦，他们会这样说，一面愚蠢而傲慢地摇摇头，好像这些旧东西比那些新东西差多了！而他却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：旧东西比新东西强得多！那些新东西多半都是外表好看的便宜货，一到手中就成碎片了。材料不好，做工也不行。是的，他敢这么说。

除非搬梯子来，否则就拿这扇百叶窗没辙了。现在他不大喜欢爬梯子了，因为这会让他感到头晕目眩。算了，先不管这个百叶窗了。反正白闺厅并不在房子的正面，他们坐车从葬礼上回来时是看不到它的，而且现在这个房间也没人用。这本是供女士使用的房间，但恩德比庄园很久没有女人了。莫蒂默先生当时还没有结婚，真是遗憾。他总是到挪威去钓鱼，到苏格兰去打猎，到瑞士

去进行冬季运动，就是不想娶个老婆成立家庭，不想看孩子们在房子周围跑来跑去。这房子已很久没有小孩了。

兰斯科姆绵延不断的思绪转回到旧日时光，它栩栩如生、历历在目——比最近二十年要清晰得多。这二十年里什么都是模模糊糊、混沌不清，他实在是记不起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记不起他们长什么模样。但那些旧时光他却记得很清楚。

对理查德先生那些年轻的弟弟妹妹来说，他倒像是个父亲。理查德先生二十四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于是他马上接下家族的事业，每天像时钟一样准时去上班，让家里的一切运作如常，继续过着富足的生活。一家人过得快快乐乐，那些少爷小姐们也幸福地成长着。当然，他们也免不了偶尔打架吵嘴的，这时那些女家庭教师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！那些女家庭教师真是懦弱不堪，兰斯科姆总是很鄙视她们。他们家的小姐们都很活泼，杰拉尔丁小姐更是如此。科拉小姐也不例外，尽管她的年纪要小得多。现在利奥先生去世了，劳拉小姐也不在了。蒂莫西先生又重病在床，杰拉尔丁小姐也客死异乡。戈登先生死在战场上。理查德先生年纪虽然最大，但却是他们中间最强壮的。他比他们活得都长——但还不能说得这么肯定，因为蒂莫西先生还活着，小科拉小姐则嫁给了一个搞艺术的讨厌家伙。上次见到她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，当年她跟那家伙走时，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但现在他几乎认不出她了。她长得非常壮实——还穿着一身矫揉造作的衣服！她丈夫是个法国人——或者说，

算是个法国人吧，和他们这种人结婚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！但科拉小姐有点，怎么说呢，“有点傻气”——如果她住在乡下，村里人就会这么说她。一个家庭里总会有这样的人。

她还记得他。“噢，您是兰斯科姆！”她说，似乎很高兴见到他。咳，在那些旧日时光里，他们都很喜欢他。家里举行宴会时，他们就会溜到储藏室，他会把饭厅送来的果冻和俄式奶油布丁拿给他们吃。以前他们都认识老兰斯科姆，现在却几乎没人记起他了。年轻的一代他完全没有印象，而他们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在他们家生活了很久的管家。好多陌生人啊，当所有人都到这里来参加葬礼时他这样想，而且是一大群让人看了就不舒服的陌生人！

但利奥夫人除外——她与众不同。自从与利奥先生结婚后，她和利奥先生经常回来。利奥夫人是位和善的人，一位真正的淑女。她衣着得体，发式齐整，一切恰如其分。主人一直都很喜欢她。遗憾的是她和利奥先生一直没有孩子……

兰斯科姆突然惊醒过来。还有那么多事要做，他却站在这里缅怀过去的时光，这是干什么？一楼的百叶窗都拉好了。他已经让珍妮特上楼把卧室整理好。他和珍妮特以及厨师去教堂参加了葬礼，但没去火葬场，而是开车回来，把百叶窗拉上去，再把午餐准备好。午餐当然只能是冷餐了。火腿、鸡肉、牛舌和沙拉，接下来是冷柠檬蛋奶酥和苹果馅饼。首先要上热汤——他最好还是过去

看看，让马乔里准备好随时可上桌，因为过不了一两分钟他们就会回来了。

兰斯科姆在房间里拖着脚跟快步走了起来。他的目光心不在焉地扫过壁炉上方的肖像——那是和绿色客厅里那幅画像配套的一幅画。画很漂亮，里面有白色的绸缎和珍珠，而裹在中间的那个人倒无惊人之处。她面容温和，嘴像玫瑰花苞一样，头发从中间分开。那是个端庄而又含蓄的女人。关于科尼利厄斯·艾伯内西夫人，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——科拉莉。

自问世六十多年来，科拉尔鸡眼药膏和同一系列的“科拉尔”足疗药剂一直盛名不衰。若问科拉尔鸡眼药膏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谁也说不上来，但它们却得到了消费大众的喜爱。靠着科拉尔鸡眼药膏赚来的钱，建起了这栋新哥特式豪宅。它拥有好几英亩大花园。同时，它也使按期给七个子女发钱有了保障。这也使得三天前去世的理查德·艾伯内西成了一个非常富裕的人。

2

兰斯科姆往厨房看了一眼，提醒了一番，却遭到厨子马乔里的怒责。马乔里只有二十七岁，年轻气盛，远不是兰斯科姆心目中标准的厨子。她不够端庄，对兰斯科姆一点应有的尊重都没有。她经常把这栋房子称为“一座

古老的陵墓”，并且抱怨厨房、洗涤室、储藏室的空间太大，说“要把它们走一遍得花上一天的时间”。她到恩德比已有两年了，待下来的首要原因是这里薪水高，其次是艾伯内西先生很欣赏她的厨艺。她的饭菜做得很好。珍妮特站在厨房的桌边，正在喝着茶提神。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仆，虽然也经常尖酸地和兰斯科姆吵嘴，但在对抗以马乔里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时，她总是和兰斯科姆联合起来。厨房里的第四个人是杰克斯太太。什么地方缺少人手时，她就“进场”帮上一把。她觉得这次葬礼办得蛮不错的。

“真是壮观呀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优雅地吸吸鼻子，往茶杯里添满水，“十九辆汽车，教堂里挤得满满的，教士的经文念得优美极了。天气也很好。唉，艾伯内西先生真可怜，天底下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。谁都尊敬他。”

这时传来一阵喇叭声和汽车驶入门前车道的声音。杰克斯太太放下茶杯叫喊道：

“他们回来了。”

马乔里把盛满奶油鸡汤的大平底锅下面的煤气开大。另外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辉煌气派的大炉冷清清地矗立着，没有人使用，就像一座纪念旧时光的祭坛。

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来，身着黑色服装的人们从车里出来，不安地穿过门厅，来到绿色的大客厅。钢质的大壁炉里，火燃烧得正旺，迎接着秋日最初的寒意，也抵挡了葬礼带来的萧瑟。

兰斯科姆手里拿着银托盘走进客厅，送来几杯雪

利酒。

历史久而受人尊敬的“恩特威斯尔与博拉德律师事务所”的资深合伙人恩特威斯尔先生正背对壁炉站着取暖。他拿了一杯雪利酒，用律师那精明的眼光把周围的人打量了一番。在这些人当中，他并非和每个人都有过交往，所以他必须把他们分分类，可以这么说。参加葬礼前，大家曾有过一番介绍，但当时只能小声进行，而且草草了事。

恩特威斯尔先生首先对老兰斯科姆做出评价，他心想：“这个可怜的老家伙越来越衰弱了——我想大概快九十岁了吧。嗯，他可以得到一笔不错的养老金。他不用担心什么。那么忠心耿耿的一个人。这年头再没有所谓的‘旧时代’的服务了。现在的那些帮佣和保姆呵，天啊，我们太可怜了！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世界。也许，可怜的理查德死得早一点也好，世上再也没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了。”

对七十二岁的恩特威斯尔先生来说，理查德·艾伯内西六十八岁就死去当然称得上未尽天年。恩特威斯尔先生两年前从繁忙的事业中退休了下来，但他是理查德·艾伯内西指定的遗嘱执行人，也是他的老主顾，同时还是理查德的一个私人朋友，因此他才赶到北方来了。

他考虑着遗嘱的条款，在心里把这一家人评析了一番。

利奥的夫人海伦他自然是很熟悉的。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恩特威斯尔先生对她既喜爱又尊敬。她此

时正站在一扇窗户边。他眼带赞许地看着她。黑色的衣服很适合她，她的身材保养得很好。他喜欢她轮廓鲜明的面容，从太阳穴往后梳理的蓬松灰发，还有那曾被比作矢车菊而现在仍然是一片湛蓝的双眸。

海伦现在多大年纪了？大概五十一、二吧，他想。奇怪的是，在利奥死后她没有再婚。一个有魅力的女人。噢，不过他们夫妻两个非常恩爱。

他的目光转向蒂莫西夫人。他从未真正了解她。她不适合穿黑色的衣服——她应该穿乡村斜纹软呢裙装。她是一个看起来很能干、很通情达理的大块头女人。她一直是蒂莫西忠诚的好妻子。照料他的健康，对他十分体贴关心——也许体贴关心过头了。蒂莫西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？恩特威斯尔先生怀疑他是一个忧郁症患者。理查德·艾伯内西也有这样的怀疑。“当然，小时候他的肺就不好，”他说，“但现在我并不认为他的病有多重。”没错，谁都会有某种嗜好，蒂莫西的嗜好就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他自己的健康上。蒂莫西夫人吃不吃他那一套？或许不，但女人是绝对不会承认那种事的。蒂莫西应该过得相当不错。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；但额外的花费总是免不了，这在什么都纳税的今天更是如此。战争爆发后，他可能不得不把生活标准降低了许多。

恩特威斯尔的注意力转向劳拉的儿子乔治·克罗斯菲尔德。劳拉嫁了一个靠不住的家伙，谁都不太了解他，他自称是股票经纪人。年轻的乔治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

作，那家事务所声誉平平。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，但有点不老实，不太靠得住。劳拉愚蠢地投资了不少钱给他做生意。五年前她死时，几乎没留下什么财产。她是一个漂亮而多情的姑娘，但没有金钱观念。

恩特威斯尔先生的目光从乔治·罗斯菲尔德身上移开。那两个小姐是谁呢？噢，对了，那个是罗莎蒙德，杰拉尔丁的女儿，她正看着孔雀石桌子上的蜡花。一个漂亮的女孩，真的很漂亮，但是一脸傻相。她是演戏的。在轮演剧团或什么乱七八糟的诸如此类的地方工作。她嫁的也是一个演员，一个漂亮的家伙。“而且他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，”恩特威斯尔先生这样想着。他对演戏这行业抱有偏见。“真想知道他是什么背景，又是从哪儿来的。”他不满地看着迈克尔·谢恩，看着他那一头金发和面容憔悴的魅力。

他接着看向苏珊，戈登的女儿。她在舞台上的表现要比罗莎蒙德强多了。苏珊比较有个性，但在日常生活中或许过分有个性了点。因为靠得很近，恩特威斯尔先生只能暗暗地打量她：黑头发，淡褐色（几乎是金黄色）的眼睛，一张略带愠怒但迷人的嘴。她的新婚丈夫站在她身旁。据他所知，他是一个药剂师助理，没错，就是一个药剂师助理！在恩特威斯尔先生的信条中，女孩是不能嫁给那些在柜台后服务的年轻男人的。但这年头就是这样，她们谁都愿意嫁！那个年轻人有一张特征不明而苍白的脸，一头黄灰色的头发，显得非常局促不安。恩特威斯尔先生感到有些奇怪，但宽容地认为，那是因为他见到

妻子的众多亲属而心生紧张。

恩特威斯尔先生最后打量的人是科拉·兰斯克内特。这有其必然的原因，因为科拉·兰斯克内特注定是家族中最不容易引人注意的人。她是理查德最小的妹妹，她出生时母亲都快五十岁了，那个温顺的女人没能活着见到第十个孩子出生（有三个孩子在襁褓中就死掉了）。可怜的小科拉！应该说她一生都是个令人难堪的人。她长得高大笨拙，一些最好不要说出来的话她总是脱口而出。哥哥姊姊们全都对她很好。他们为她收拾残局，替她挽回社交场合中出现的尴尬。谁都没想到科拉会结婚。她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孩，每每和年轻男人约会时，她的露骨表示总让他们惊恐地望而却步。再接下来，恩特威斯尔先生想，就要说到兰斯克内特了——皮埃尔·兰斯克内特。他有一半的法国血统。科拉是在一所艺术学校里遇到他的。科拉原本选的是非常适合于她的花卉水彩画课，但不知什么原因她进了人体写生班。在那里她遇到了皮埃尔·兰斯克内特，回家后就宣布自己打算嫁给他。理查德·艾伯内西对此坚决反对——他不喜欢皮埃尔·兰斯克内特这种人，并且怀疑那个年轻人只是在找一个富有的妻子。但就在他略加调查兰斯克内特的背景时，科拉却和那个家伙私奔了，并且立即和他结了婚。他们大部分的婚姻生活是在布列塔尼、康沃尔以及其他画家惯常去的地方度过的。兰斯克内特是一个很蹩脚的画家，而且据说也不是一个很正派的人，但科拉对他一直很忠诚，并且从未原谅家人对他的态度。理查